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历史

纪念版

新科学

上册

〔意〕维柯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新科学

上册

〔意〕维柯 著

朱光潜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Giambattista Vico
SCIENZA NUOVA
Third Edition (1744)

**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and London), 1968

据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伊萨卡和伦敦)贝根与
费希合作的 1968 年英译本译出

本书中译本 1986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前,
我们征得译者和出版者同意,由商务印书馆列入《汉译世界
学术名著丛书》重排出版。这次付排前,编辑部对部分译文
作了校订整理。



维 柯 像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 年 2 月 11 日,商务印书馆迎来 120 岁的生日。120 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迺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 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 1980 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 1981 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英译者前言

中译者对这篇《前言》的说明

英译本一开卷就是这篇很不易懂的《前言》。依中文习惯,它应叫作“译后记”或“编后记”,如果不曾通读过《新科学》全文,是无法读懂这篇《前言》的。原来维柯遗留下来的只是一部几经修改而尚未完全定稿的手稿本和初次付印过的第一版。他的门徒原编辑人尼柯里尼和克罗齐参照原书第二版来校改维柯自己曾校改过而且付印过的第三版,发现不少的困难。特别是在维柯凭记忆引用经典文献时不尽符合原文,或根本不注明原文的来源,前后文的关联也不够清楚。两位编辑者以及后来的英译者采用了把每部分每段每条的号码都用字母或数字放在方括弧里作为数字号码,来标明资料的来源和前后文的关联和互证。英译者在本卷长篇《引论》里已把《维柯的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学的一些原则》这一总标题中的一些名词或术语逐一加以解释。例如“各民族”、“共同性”、“原则”和“新科学”之类,要先看这篇写得很好的长篇《引论》,然后再看这篇写得不太好的《前言》,就比较易懂些。这篇《前言》却也说明了《新科学》的1928年这个意大利文标准版先由维柯的意大利门徒尼柯里尼和克罗齐就意大利文版多次校改的经过,以及英译者贝根和费希两人1939年在尼柯里尼和克罗齐



协助之下开始从事用英文翻译《新科学》的经过。英译本未译完，即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中止，到大战结束后才译完。全部英译文后来又经过多次修改，到 1961 年英译者才把删改的英译文交船锚丛书社 (Anchor Books) 出了一次删节本。后来全部译文又在困难情况下经过多次修改。

以下是《前言》的全文

扬姆巴蒂斯塔·维柯的《新科学》英译本所依据的原文是福斯托·尼柯里尼对意大利文第三版(那不勒斯,1744 年)做了编辑加工的版本,收于《意大利文库》(Scrittori d'Italia)的第 112 卷和 113 卷的前 166 页(巴里拉泰尔扎书店,1928 年)。尼柯里尼利用维柯的手稿对原文第三版作了校勘,他把很长的段落和句子拆开,插入用圆括号套起的注释,在其他方面对标点符号作了现代化的更新,给段落和章节加上序号,为没有小标题的段落补上小标题,并给每一段编上号以便利读者查找和参照。(在后来的版本以及他所作的关于《新科学》的评注和引证书目的考订中,尼柯里尼都用“增补本《新科学》”一语来称呼第三版外加上所增补的手稿中曾被第三版“删去或作了重大改动的”段落以及对手稿所作的无数改动。1928 年版本第 113 卷第 169—309 页部分就是这一类增补的段落;在此后的版本中,尼柯里尼还作了其他若干增补。)

我们的英译本翻译工作是 1939 年在那不勒斯和卡普里两个地方开始的,为着便于就近与尼柯里尼和克罗齐两位专家商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翻译工作被迫中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继续译完。英译本于 1948 年首次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



社正式出版。1961 年我们又校改和删削了一次,由美国船锚丛书社出版了删节本。此后全部译文又经过一次修改,在船锚丛书社删节本所未收入的那些部分,改动处当然更多,改动的幅度也更大。

维柯这部作品的 1744 年版本既无索引也无脚注,所以就在行文中叠床架屋地插进了大量关于三类参考资料的说明:(1)关于参见本著作其他部分的参照说明;(2)原始论证材料的引文;(3)对经过研究的十六、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期有关参考文献的说明。

在所有这三类参考资料中都存在着大量缺点。维柯往往只凭自己的记忆作不精确的引证,结果,他的引证自然含糊不清,而他记忆中的引文时常并不是来自原始资料而是转引自第二手著作;他时常张冠李戴,把某位作者说的话安到另一位作者的头上,或者把同一位作者在某部著作里讲的东西归到了另一部著作里;他作出的一些历史论断迄今还没有发现有什么论据;他表示要在以后的章节中作进一步讨论的许诺时常没有兑现;他有时候说“参见本书后文有关部分”,而事实上却并不存在这样的“后文”。所以,我们有时候不禁要作出这样一个结论:《新科学》其实是一幅伟大的幻景;前后文互相参照的线索所连接的其实是这幅幻景的各个组成部分,至于这部著作本身的各个部分,它们仅仅是作为次要成分被这条线索非常不完整地勉强连缀在一起;这幅幻景虽然在这里或那里和历史事实有松散的联系,其余的部分却都脱离了历史事实而飘浮在半空中,如果不说是完全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话;然而,纵使如此,就这幅幻景的整体格局而言,它却是符合于历史真实图景的。



尼柯里尼所作的那些显示出其天才和渊博学识的不可缺少的“史料评注”，以一种不为贤者讳的态度揭示了维柯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的”〔见第 139 段〕若干讹误和缺漏，纠正和补充了大部分讹误或阙漏，而把一项未竟的工作留给了后世水平较低的学者去完成，即搜寻出那些尚未被他发现的论据，或者是为那些在他看来还不够有力的论据寻求出更加强有力的论证材料，从而证明维柯的学术研究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并不像尼柯里尼伤心地所说的那样完全游离于历史事实之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即便是在尼柯里尼的“杰出评注”里也仍然存在着若干排印上的和实质性内容上的讹误，这些讹误只有通过仔细校勘参考材料才会被发现，而这项工作之艰巨令人生畏，使人望而却步，以致已经被许多编辑者、翻译者和诠释者以讹传讹地重复了许多次，或许要经过一两代学人的爬梳剔理才能完全匡正。

如果由英译者对《新科学》的词句酌加新的评注，一方面尽量利用尼柯里尼的评注，但又不把他的评注奉为圭臬，而是同时还尽量利用近代各科社会科学和史学的新研究成果，这当然是应祈求的大好事，而且现在时机也已成熟了。可惜这还不是我们（英译者）力所能及的事。不过我们在本版《新科学》译文中，在补足和纠正维柯的参考资料方面，却也已比在 1948 年的版本中前进得很多了。现在应说明一下我们对上述三种资料缺点的处理。

（1）本版把各段都标上了数字号码，这就使我们每逢像“我们在公理中已定下”，“如我们前已证明的”，“这话我们已引用过几次了”，“下文不久还会见到”，“我们将来还要详细地说明”之类词句，就可以用放在方括弧〔 〕里的段落号码来代替这些词句了。

用这种办法,我们增加了很多其他互证的资料。在涉及专用名词时,书末尾的“索引”部分还另向读者提供更多的互证资料。^①

(2) 维柯往往只用作者的姓名来指一些原始资料,至多也不过加上该作者的著作的名称。在大多数这样的事例里我们已用了更准确的资料,用方括弧套起放在句末。已收入英国《洛布古典丛书》中的希腊、拉丁名著,我们就用英译本的名称,注明在该版本中第几卷第几章第几节第几页,甚至第几行。参看后面《英译本中的省写字和符号》项。

(3) 因为维柯所提到的有关文献大部分现已被人遗忘了,而且尼柯里尼在他的《评注》里已提供了大量资料,而任何藏有这方面资料的图书馆里都会有这部《评注》,所以我们在大多场合里将满足于用作者的本国语言或英文来写作者的姓名和他的著作。英文读者们如果没有足供研究用的图书室或是没有空闲来研究而仍想获得帮助,使自己能认识到在自己所研究的那门科目中维柯在当代学术性文献中要占什么地位,他可以读一读佛朗克·E. 曼纽尔(Frank E. Manuel)的两部最近的著作,一部是《十八世纪怎样对待上帝》(*The 18th Century Confronts the Gods*),另一部是《牛顿作为史学家》(*Isaac Newton Historian*, 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和1963年版)。据曼纽尔说(见后一著作第43页),维柯曾把《新科学》第一版寄赠给牛顿,但是“牛顿如果收到了,他是不会不懂得

① 《新科学》末尾“索引”占了十几页(英文版427—441页),因尽是专用名词,不易译,例如 Egypt[“埃及”]项下“索引”就有近百条。Homer[“荷马”]项下还更多,做研究工作者应尽量利用原文“索引”。中译者力不从心,没有能把“索引”全部译出,只译出其中最常见的部分,这是一个大缺点,希望将来有人补译。——译者



这部书的意义的”。

维柯还提到他自己的早年两部著作,一部是《普遍的法律》(*Universal Law*) (1720—1722 年),另一部是《新科学》第一版(1725 年)。引用这两部书的地方见本版《新科学》的“索引”中“维柯(Vico)”名下。

我们从前为《新科学》删节本写的《引论》复印在本书里,只准有更动。一篇很长的历史介绍性的《引论》,作为一种更加一般性的阅读指导,曾印在 1944 年我们译的《维柯自传》里(这篇《引论》长达一百多页,现在《自传》里已删去,但在《维柯评介》的后半里已扼要叙述过)。本英文版《新科学》本身,也有一长篇《引论》,但只是说明性的而不是批判性的评介,其目的只在尽量根据维柯称呼他的《新科学》为关于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来从全书本身说明它的性质、范围和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系统性的科学的一些要求。引论是采取说明第三版书名全题的形式来写的。用字母和数字号码来代替《引论》的各节各段本文,我们就可以利用把这些代替《引论》本文的数码放在方括弧里的办法,从而也可以稍微尽一点我们本不打算要做的评注作用。

我们允许自己插进的十几条脚注,不过是作为一种示意,借以说明全书都需要有这类脚注才足以构成一种最简略的评注。由于连简略的评注我们也无意试作,我们就只对维柯自己的互证引文加以校勘和阐明。这种工作维柯自己如果有闲工夫或抄写员的帮助也会做的,我们用方括弧套引文数字号码的办法替他做了,从而也避免了势必把每一个脚注都拉得过长的弊病(例如 359 和 108 那两条)。

译文本身的问题和处理方针在《引论》里已充分说明了,但是这里还要附加几句话,我们在拆散整句话方面,比尼柯里尼还走得更远了。可是,在其他方面,由于把一些难句照字面直译出来,就会晦涩难懂,所以我们采取了意译;同时,我们偶尔还把整段话重新改写过,但总的来说,我们仍尽量试图在英语行文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保持维柯本人的文章风格和习语。我们也偶尔甘冒译文拗口的危险,试图尊重维柯的术语或近乎术语的词汇,例如 *certo* 及其派生词,都少有例外地译为英文的 *certain*〔确凿可凭的〕之类的词,纵使拿不准维柯是否把这类词用作术语,如 321 条所说明的。另外还有 *umano* 这个词及其派生词,我们尽管想译为 *humane*〔人道的〕或 *civilized*〔文明的〕,因为这个词一般都有可能指“人的”时代,以别于“神的”和“英雄的”时代中那种“人的”意义,如 629 段〔C₇, J₅〕。*tempi* 这个词几乎一般都指 *times*〔回数,或次数〕,不指 *ages* (*etá*) 或“时期”或“时间段落”,以便保持有可能涉及维柯的时历学或关于时历分期的学说。另外,请读者恕我们唠叨, *tre sètte di tempi*〔975〕是指三个时间段落,以便保持 *sect* 这个词既可指“分割”又可指“延续”的含糊意义。一个时间段落是指时间的一种分割(部分),使得一个时间段落和另一时间段落都有所不同。每一段落的特征在遵行它所特有的风俗习惯和政法制度方面不容相混,各有各的“时代精神”(Zeitgeist)或“时代心理”(time-mind)——一个时代的面貌和风尚〔979〕。在“段落”的这个含糊的意义上,维柯的理想的理想的历史〔393〕是一种三个段落的历史。^①

① 指神、英雄和人的三段历史。——译者



也有少数几个词在英文里找不到恰当的词来译,我们就用这些词半英语化的拉丁形式来译,例如 *connubio* 就用 *connubium*〔正式结婚〕来译〔110, 598〕; *famoli* 就用 *famuli*〔家人或家奴〕来译〔555ff〕; *conato* 和 *conati* 就用 *conatus*〔动力或动因〕来译〔340, 388, 504, 689, 696, 1098〕。另外的例子是 *repubblica*, 一律译为 *commonwealth*〔政体〕, 来避免英文 *republic* 这个词所引起的错误联想(与“民主政体”对立的“共和政体”)。*dominio*(拉丁词 *dominium*) 我们经常译为 *ownership*〔所有权〕, 但有时译为 *dominion* 或 *domain*〔领地或领土〕〔25, 266〕。最后, *principio* 这个词我们有时译为“原始”或“起源”, 也有时译为“原则”〔736〕。对于维柯来说, *principio* 这个词带有半术语性, 它既是“原始”, 又是“原则”。可以说, 这个词的双关意义正是打开维柯思想的钥匙〔 A_3, I_{1-14} 〕。

有关图书的笔记摘录

维柯全集原文标准版,尼柯里尼(Fausto Nicolini)编,共八卷,巴里(Bari),1911—1941年。参考书目,见克罗齐(Croce)编的《关于维柯的参考书目》,后由尼柯里尼改编成两卷(那不勒斯,1947年)。详尽的评注见尼柯里尼:《为第二版〈新科学〉写的〈历史评注〉》(两卷,罗马,1949—1950年)。法文译本原有密希勒(Michelet)节译的《维柯著作选集》,使维柯的声名大振,但现已不易找到。后有杜宾(Ariel Doubine)公爵夫人的《新科学》法文译本(巴黎,1953年)。《维柯自传》的英译本,由本书英译者贝根(Bergin)和费希(Fisch)译出。附载费希写的长篇评介文,介绍《新科学》的欧洲文化背景、产生过程、它的基本原则。比较详细地介绍维柯在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爱尔兰、美国以及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影响。他还提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拉布里阿拉(Antonio Labriola)在《唯物史观论文集》里推尊维柯为唯物史观的先驱,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Lafargue)在《经济决定论:马克思的历史方法》(1907年)一书里详细地论证了维柯和摩尔根(Morgan)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费希最后说:“所以维柯在今日的俄国享盛名并非偶然,把他看作阶级斗争学说的祖宗。”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第1页就引了维柯的话。



在评论方面,以克罗齐的《维柯的哲学》(*Croce: La filosofia di G. Vico*, 巴里, 1947 年的校改本)最著名,还有克罗齐的英国门徒考林伍德的英译本(*Collingwood: "The Philosophy of G. Vico"*, 1964 年校改本, 纽约和伦敦)。《新科学》和《维柯自传》1822 年由韦伯(*W. E. Weber*)译成德文。



英译本中的省写字和符号

(涉及段落或行的引文数字据英国《洛布古典丛书》中可见到的版本,否则就依其他标准英文版本。)

A. *Aeneid* of Vergil,指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杨周翰的中译本)。

Annals of Tacitus,指塔西佗的《编年史》(商务印书馆出过王以铸等译的中译本)。

A. A. *Against Apion* of Josephus,指约瑟夫斯的《驳阿庇安》。

A. P. *Art of Poetry* of Horace,指贺拉斯的《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杨周翰的中译本)。

C. *Code* of Justinian,指(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大帝搜编的《法典》。

C. G. *City of God* of St. Augustin,指圣·奥古斯丁的《上帝的城邦》。

D. *Digest* of Justinian,指查士丁尼大帝的《法学汇编》。

E. *Nicomachean Ethics* of Aristotle,指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商务印书馆出过向达译的中译本)。

G. *Germany* of Tacitus,指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出过马雍等译的中译本)。

